

*Fantasy series*



# 长歌击剑录

△

轮子◆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穴悦限孕雪数据

长歌击剑录 穴、中、下 雪轮子著 援-南宁：广西人民出  
版社， 圆用特怨

飞腾龙奇幻书系雪

陈丹岸 苑原园怨原园舞原园原苑

I 援长 援援 II 援轮 援援 III 援科学幻想小说 原中国 原当代  
IV 援I 圆原原缘

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 穴圆用特第 园怨怨 园号

---

策 划：彭庆国

责任编辑：杨 冰

特约编辑：刘 智

封面设计：黄 浩

## 长歌击剑录 穴上、中、下 雪

轮子 著

---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邠政编码：缘用特怨

南宁市桂春路 远号雪

愿毫毫米 伊另愿毫毫米 员转圆

猿印张 远猿千字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

圆用特年 员另月第 员版

圆用特年 员另月第 员次印刷

---

陈丹岸 苑原园怨原园舞原园原苑 苑怨 定价 穴、中、下 雪 愿援元

献给我生死与共的妻子！



# 目 录

## 第一卷 出世之卷

第一章	祸起鲁莽 .....	六零
第二章	单刀赴会 .....	六四
第三章	因祸得福 .....	六八
第四章	两小无猜 .....	七二
第五章	甫聚旋离 .....	七六

## 第二卷 魔法之卷

第一章	魔法之城 .....	八零
第二章	天目初开 .....	八四
第三章	小试锋芒 .....	八八
第四章	前生今世 .....	九二
第五章	茅塞顿开 .....	九六
第六章	独当一面 .....	一〇〇

*Fantasy series*



第一卷

出世之卷



## 第一章 祸起鲁莽

时间或许已经不能表明什么了  
只是传奇一个与一个地接续  
或许传奇本身也没什么价值  
除了人们的赞颂  
当赞颂的欢歌已经沉沦  
当历史只是游吟诗人的语句  
一切终将归于尘埃

星轮飘转，命运在人世中徘徊；荣与辱，辉煌与破灭，交替如大海的浪花。一切进行着——变幻不可测。终于，定位于这个时代的千百万年以后宇宙的另一端。

坦斯星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，都是继地球以后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。它足有十个地球那么大，资源异常丰富。但奇怪的是，这里一直没有生命繁衍的迹象。直到两百年前，人类的后裔从遥远的地球迁徙到这里，才使这个本就应当兴旺的星球真正繁盛起来。这两百年来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繁



衍，人口几乎超过了地球。魔法获得了真正的兴盛，几乎成为每个人的必修课。建立在魔法基础上的飓风王朝更以功勋号召年轻人站起来，用自己的双手取得荣誉。这号召使飓风王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统一了整个大陆，飓风的旗帜插满大地的每个角落，成为不落象征。魔法取得了同科学等同的地位，后来甚至超越了科学。人们借助于魔法，创造了一个最适于人类生存的环境。皇宫魔法师完全控制了天气，人类的主要居住范围内气候四季如春、温煦和暖；免费提供魔法食物的餐店随处可见，一个人完全可以什么劳动都不付出，就在这星球上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。而历代的魔法天才们更为了让坦斯星成为人间仙境而不断努力着。无论是雄奇开阔还是清雅秀丽的风景，无论是古灵精怪还是珍奇俊美的鸟兽，无论是精致华丽还是恢弘典雅的宫观楼阁，都应有尽有，极妍尽观。在魔法的帮助下，每个人都同神一样伟大，可以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意愿，满足于对一切物质与精神财富的轻易获得中。以天启王、善王为代表的飓风王朝的强权统治给了整个大陆永久和平的保障，人们完全满足于现实的完美，甚至变得不思进取了。

时间已经没有意义，也就不再有历法的存在。悬挂于中天照耀不落的东西，人们叫它太阳；它的明暗变换一次，人们叫它一天——时间的东西就只有这些了。但是飓风王朝为了表现自己的威严，又创造了另一个时间的表示法，那就是年。每六十天为一月，每六十月为一年。这时正是天启三年，飓风王朝惟一的继承人曼施公主芳龄一岁零八个月，花



一样的年华。

※

※

※

※

一行数十人自东南边境的亓阗山脉过来。当头马上坐着一个孩子，年纪不过一岁，相貌清秀，显然没有受过风霜侵害。他眼见前面黄尘遮天，难辨路途，不禁皱了眉道：“宋老爹，我们何苦这样地走呢？把我的踏云兽牵来，三万里的路，不是转眼就到了？却偏要如此辛苦。”

旁边一位矍铄老者忙转过头来笑道：“少主且请忍耐些。临行前娘娘吩咐过了：此去乃是朝贺本朝天启王登基三年大典，为表恭敬之情，这三万里路，还是一步一步走过的好。娘娘还说了，此次北上，虽然贡品也算厚重，但终究不过几件玩物，天子未必看得上眼。我们小邦之地，也没有什么可尽心的，只有自己辛苦些，方才表得敬意。还请少主体谅娘娘的良苦用心，不以一身之劳碌为念。”

那少主听了，只好点头，“既然娘这么吩咐，就算了。三万里路并不算远，我们走吧。不过我想天启皇帝英雄仁武，在位三十年，海晏河清，太平无事。他若知道我们用这种自苦方法来朝贺，必定不甚赞同。”

宋老者依旧赔笑道：“少主所言有理。但娘娘既然这样吩咐了，小人可就要照着办；少主替母分忧，也算尽孝心。不过今天的沙尘实在是大，这里又是偏僻荒凉之地，没有乾天魔法的保护，刮起风暴，往往持续几十天。为防有变，还



是早做准备。少主不是喜欢热闹吗？就请陈统领露一手如何？”

那少主欣然叫好。老者手向后挥了一挥，人群中跃出一个汉子，身长臂长，向那少年躬身行完礼，道一声：“少主，陈晟献丑。”即拍马到了队前。他也不用什么法具，只口中念念有词，手慢慢画着。但见他手指掠过后，身前形成两个五芒星。双手一送，两星带起千丈的光芒，分前后飞去。双星光芒相接，将队伍整个包了起来。那风暴本就猛恶异常，仿佛要将天地反转，经此一激，更如烈火上浇油，风暴全幻化成黑气紫烟，在队伍四边缭绕。这时黑气自激，若与五芒星盾相撞，则乒乓巨响，犹若迅雷下击，地也为之震动。但是任风暴猛恶，却不能撼动星盾一毫。陈晟又有意取悦少主，出手一指，星盾忽然疾转起来，芒尾带起的彩光如流星花雨，一发绚丽多彩，将风暴完全地荡开。只看得少年喝彩不绝。

宋老者更是奉承，手一挥，队中又出来另一个粗豪汉子，拱手道：“张自若也来凑个热闹。”转身对陈晟道：“陈统领，请将你前面这天狼星辰盾移开，让张某来开路。”陈晟笑道：“自然还要有劳张将军的开山斧法。”盾刚撤，张自若大喝一声，手中多了两柄形状古拙的短斧。又是一声大喝，双斧直劈了下来。众人只觉身上一凉，漫天的风暴已被劈开，现出一条宽长的甬道。风暴一开即合，张自若随即便劈，大踏步走去，直视怒潮似的风暴如无有。

那少年对此情景已司空见惯，也不以为意，只是拍手微



笑。

宋老者忖度附近千里赤地，素无人住，倒也不怕闹什么乱子，就道：“难得少主高兴，不如今天玩个痛快。你们也拘束了这么多天，一起松松筋骨吧。”

随从们早见陈、张二人闹得有趣，早已心痒难耐。待这一声令下，纷纷使出拿手绝活。顿时只见宝光震霄，剑气冲天，星辰移位，天地暗换。一行都是威震天南的高手，这一全力施法，直把风暴从中硬挤开，变成两壁长墙，向前伸了几百里，只微露出湛蓝的青天。还有人觉得尚不快意，又用逼风唤灵之法，将风势弄得若江海倒转。一条条风柱宛若长龙，将地表都吸剥了一层，入眼皆是一片枯黄，天都像要塌了下来。虽外面自凶猛它的，但一行人身上却连粒尘都未粘一点。

众人正玩得高兴，忽听大风中一声怒喝道：“什么人在此拨弄风势，不怕造孽吗？！”

众人愕然。停手看时，只见右边风暴如潮水般散开，中间现出五个人来。其中四人挺身而立，石柱一般将风势抵住；一人盘膝中坐，双手结成大罗汉金刚般若印，凌虚坐着，似乎没有什么动作。但是众人都是行家，一看便知他正以内形外，借自身元祖生生不息之力，会合旁边四人灵气，要将此天地中杂乱无章之气，重新归结入地壳。此法乃圣王大帝所创，从无人敢用，因为此法损己利人，施法者往往功力大损，不想在此旷无人烟的地方却见到了。更令诸人吃惊的是，此五人身上所穿的盔甲乃是由乌金与紫晶石混合铸



成，能物理打击与魔法伤害；头盔又是凤翅型的，身后斜插一柄亮乌迪明神枪，这均是飓风王朝王室禁卫军——天空骑士团的象征。但天空骑士团又怎么会在此出没呢？

众人正惊愕莫名，那中间结印的骑士又道：“瞧诸位的身手，都是难得一见的人才，难道看不出风势已渐渐成型，又受诸位的压制以及西南山脉的推挤，正向东移吗？大劫将至，诸位从速离开，免遭波及。这样，让我施法时也可旁无顾忌。”

天南诸人听他这么说时，纷纷举目向天望去。但见方才晴朗明净的天空此时已经漆黑如墨，大片大片的乌云疾如奔马一般向东方飘去；风势也渐渐聚结，两团黑气相撞，时不时爆发出惊雷一样的声音，正相互吸纳而逐渐变大。东边的黑气已经逐渐成为一团，渐渐飘离，远处天空中闷雷一样的声音越来越响。分明是龙卷风将成的气象。先前诸人只顾着取悦小主人，再加上艺高胆大，并没有留意到眼前的形势，经仔细观看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忙要撤离风壁，合众人之力来拒抗这次天灾人祸。

还未动手，那骑士就觉察到了众人的心意，叫道：“诸位切莫惊忙，风壁尚不可撤。倘若让东西两处的风势合一，再加上诸位先前的拨弄，那就回天乏力了。先请诸位合力挡住西边的风势，待我将这边收拾了再说。”

那宋姓老者名宋公哲，本是天南的大豪，一身的修为虽说不上登峰造极，但也当真少遇敌手。闻言忖道：“我们能在此风暴中开出路来，自然不怕它。虽然东面已经成型，收



拾起来麻烦，但是合我们几十人之力，难道还怕天塌下来？”

心中略有不服，忽听东面“噼里啪啦”连珠声响，黑气已经聚集成型，仿若黑洞一般疾旋起来。一股大力飙射而至，冲得众人立足不稳。那黑气一旦旋转开来，便发出一阵鬼哭狼嚎似的声音，闹得众人心神不宁。黑气受了气壁的阻挡，更是凶猛，就仿佛一条无限巨大的黑龙，上接于天，下接于地，身子猛摇，朝着气壁就是一阵乱撞。那股力量几乎不可抗拒，冲得众人七零八落。宋公哲至此方知什么是天地之威，当下无可奈何，只有死命抵住。不一会儿，人人都挥汗如雨。

结印骑士似乎向这边看了一眼，同身边的骑士低声说了几句话，其他四名骑士一齐摇头。结印骑士霍然站起道：“我们天空骑士团的宗旨是什么？难道一到了紧要关头，你们就忘记了？那平时又何必夸口？就照我说的做好了！”其他的四名骑士齐齐低头。犹豫片刻，一名骑士拔出背后的长枪，纵身而起，人枪化一，向风柱射去。将近风柱，猛然一推，长枪电射向风柱，他却一个翻身，翩然落向圈内。结印骑士同时纵身而起，长枪也向风柱射去，身后骑士则一齐遥遥发掌相送。在数道掌风的推送下，结印骑士身形疾旋飞驰，只听一声爆响，长枪已经射中了风柱。天空骑士的实力果然非常人所能及，但见如此猛恶的龙卷风被硬生生地撕开一条十来丈的缺口，结印骑士悄无声息地钻了进去。

只见那风柱骤然紧缩，犹如受击长蛇，身子猛然摔打。



四面风沙暴起，天空仿佛扭曲了，大地轰隆震动，一派末日降临的景象。空气自四周急速地向风柱聚拢，一推一拉，使得天南诸人两面受敌。四名天空骑士却全然不顾，眼睁睁地望着风柱，神情又是焦急，又是担心。那名少年却并没有露出属于他那个年纪的惊惶，只是静静地望着眼前的猛恶风暴。胸前佩的麒麟发出淡淡的光芒，映得他白玉般的脸色一片宁和，眉毛微微蹙起，随着那龙卷风上下掀动着。

良久，正当天南诸豪精力将竭时，突见右面风柱慢慢倾斜，向左边靠来，风势相激，在地面旋出硕大的一个土坑。冲击之力更是如万马脱缰、千岩崩倒，势将席卷天下，东入大海。天南诸豪惊喜之下，死命抗住。天空中两个风柱头部逐渐靠在一起，但是同极排斥是天地的自然规律，所以尚不肯榫合。猛听风柱中一声大喝，右边风柱从中截断，猛然吸住左边风柱的中间，左边风柱仿佛被猛砍一刀的蝮蛇，身子不断抽打，自然又累得天南诸人连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。但终于两段风柱连在一起，上面风口大张，将天上乌云连同断掉的半截风柱一齐吸入。接着就听地下闷雷一般的声音响个不停，地面上的风柱越来越小，终于在一声巨响后，完全没入了地中。

天南诸人已经收了气障，运用魔法连人带马及行李遁入空中。猛听地下一声爆响，一股泉水犹如银河洪汛般涌了出来，瞬间方圆数十里地均成泽国。天空晴朗依旧，洪水将一地狼藉收拾之后，依旧回归大坑之中，变成一眼小小的潭水。又一声响，结印骑士从潭水中蹿了出来，身上的盔甲早



已粉碎，露出古铜一样的肌肤，血迹斑斑。四名骑士围了上去，其中一个递上一囊酒，结印骑士接过便一阵豪饮。脸上恢复了几许光彩，双目中神光略显。只见他向着天空中的诸人招了招手。

一来错在自己，二来受别人的救命之恩，天南诸豪见他招手，赶忙上前答话。宋公哲先赔了个笑脸，正要开口，结印骑士已一脸凝重道：“诸位难道不知坦斯星自天启称帝，四海底定，内外俱无所患，所以朝廷惟一严禁的，就是以魔法生事肇衅扰众。诸位明知故犯，律法之尊严何在？”

宋公哲不禁为之一窒，待要回答，又觉理由实在勉强。正自沉吟，只听一骑士冷冷道：“你们不自缚受法，难道还要我们动手？一旦天空骑士团出手，可就一生没有翻身的余地了。”

群情大哗。诸豪慑于天空骑士团的威名以及方才结印骑士所显露的绝世神功，本不敢妄动，但这时听到叫他们自缚受法，神情俱变。素来只有他们给别人脸色看的，哪有别人给他们脸色看？这个台阶如何下得！当下议论纷起。

四名骑士向前一站，就等听令拿人。

宋公哲毕竟多见世故，知道一旦同天空骑士团冲突起来，就无异于直接谋反，弄不好即将惹下亡族灭家之祸，这样娘娘的一片苦心就白费了；而且不必说结印骑士，恐怕就连另外四位也是难以应付的。不想一离家门，就碰上如此棘手之事。当下他便止住手下诸人的躁动，向结印骑士委婉陈说道：“小人自然知道朝廷的律法。只是少主一时觉得路途



寂寞，小人以及几位兄弟为博主人一笑，才如此作为。事先确已查明附近并无居人，所以放胆一试。不想谋浅虑短，以致后果不良。但请大人念在虽然明知，但尚不是故犯，敬望从宽处置，小人可以担保类似的事情决不再发生就是了。”

结印骑士森然道：“一句顽童嬉戏就可以宽过黜责吗？如此说来，天下什么样的犯罪才可归在必当加之以刑罚的范畴之内呢？”一句说完，不去理他，转身对那少主说：“小兄弟，随从将错都推诿在你身上，你怎么说？”

那少年昂然道：“本来就是我叫他们演给我看的，你要抓就抓我一个人好了。”稚气的脸上满是英雄气概，想来武侠小说一定看了不少。

宋公哲急道：“少主，您千万不要自己认了；倘若您有什么不测，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向娘娘交代？”

结印骑士向少年一竖大拇指，道：“好！有胆识。我就依了你。走吧，你同我们去抵罪，我放了你这些随从。”

宋公哲急忙道：“少主，千万不可！有什么过失，老奴一人承担。您千金之躯，可不能如此糟践啊！”

结印骑士一声冷笑，也不见他如何作势，那少主就到了他的肩上。结印骑士转身就走，那少年回头叫道：“宋老爹，东西你们送去吧，我不能去了，反正也不缺我一个。”

宋公哲几人双双抢上，一名骑士回身道：“你们难道非要以身试法？！”一掌击下。

天南诸豪只觉呼吸急促，冷风浸骨，慌忙闪避时，那骑士右掌与左掌相合，双握成拳，“砰”的一声击在地上。地



塌了好大的一个洞，尘土溅起，空中一片迷蒙。但见那尘土只起不落，停在空中，仿佛一张大网，阻住了众人的去路。宋公哲等几时见过如此神奇的武功，惊得呆了。待他回过神来，一行六人已经去得远了。

风远远地送来结印骑士的一句话：“我在半山村等候三天。倘若你们想通了，就拿那三十四条人命来换这孩子回去。”

宋公哲不禁一声长叹，颓然倒地。众人无奈，只好收拾行装，继续上路。怎么也得先把这一段惹麻烦的风暴平息再说。

宋公哲不住地埋怨自己，怎么就这么没脑子，为讨少主欢心，惹出如此大祸！到头来连少主也丢了，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他不禁产生疑惑：当初学艺的时候，恩师说自己的天衣真气有多么多么厉害，哪知一到中原，却如此不堪一击！当下与陈晟、张自若等商议，要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，做到既不得罪天空骑士团，又能把少主救回来。可是谈何容易！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讨论了半天，主意却是半个也没有。

忽然，张自若一声大嚷道：“俺不想了。这样吵来吵去，能有个鸟主意！不如俺蒙了面，偷偷地将少主劫了回来。那狗娘养的骑士虽然厉害，俺老张不跟他打，他又奈我何！”说着，擎起两柄板斧，“哧”的一声将衣袖割了下来，胡乱往脸上一绑，连马也不要，便向五名骑士的方向追去。



众人虽觉不妥，可是苦无良策，只好一边任他去了，一边禁不住想：或许他傻人自有傻福，阴差阳错，也能将少主救回来。过了一碗茶的时间，就见那张自若满脸愤愤不平地走了回来，手上的板斧早已没有踪影。众人忙围上去问时，张自若道：“俺刚悄悄地追上去，寻思找个空档掬了少主就跑，谅那几个人也未必追得上俺，岂料还未动手，两柄板斧就不见踪影。俺就想，板斧没了也不打紧，俺也不打架了，总之抢了人跑呗！谁知……那个龟儿子，王八蛋，千刀杀的狗奴才，你爷爷下次逮着你，一定连刷你娘的一百八十五刀，少一刀的不是英雄好汉。”

众人均皱起了眉头，心想这人真是缠夹不清。宋公哲捺耐住了性子问道：“张兄弟，骂人的话先别讲，后来怎么样？少主救到了没有？”

张自若破口大骂道：“还救人呢！我自己还陷进去差点出不来呢。我大喝一声，冲了出去，哪知五名鬼骑士冲我哈哈大笑，连少主也拍手笑。我不明所以，问他们笑什么，一名骑士道：‘你这是跳脱衣舞吗？怎么光着身子就出来了？你妈妈难道没教你要穿裤子？’我妈妈教不教关你鸟事。我低头看时，却是腰带不知什么时候给偷走了，裤子直掉下来，我连忙扯住。那名骑士又道：‘你这板斧样式挺好，可惜就是不结实，比腰带差多了。’说着，从后背抽出两柄板斧和一条腰带。我一看，可不是我的吗？只见他手一抖，左手腰带抽在了右手板斧上，就将板斧抽成了七八块。我吓了一跳，他冷冷笑道：‘我劝你们还是别打歪主意，你这东西